

长江学人文集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调陶

苏宏涛

长篇小说

倜 陶

苏宏涛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长江学人文集：倜陶 / 苏宏涛著.
—北京：中国文史出版社，2007.11
(王玉国，李惠新，张爱东主编)
ISBN 978-7-5034-2008-5

I. 长… II. 苏… III. ①文化事业—中国—文集
②文化—产业—中国—文集 IV. G1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字第 105499 号

长江学人文集：倜陶

著 者：苏宏涛

责任编辑：于保政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：100811

印 刷：江办如东文化彩印厂有限公司 邮编：226408

经 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：889×1194 1/32

印 张：8 字数：198 千字

版 次：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：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：978-7-5034-2008-5/K·1298

总 定 价：98.00 元 (全套) 本册定价：26.00 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，工厂负责退换



苏宏涛 福建泉州人，1952年4月30日出生。主要作品：《悲欣物语》、《微尘》、《侗陶》。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。

空 侃

(自序)

2002年5月,《微尘》完成了,大约十万字,先后投了三家大型文学双月刊,还达不到无功而返,一家有退稿,另两家如石沉大海。茫然之余倒是觉得意犹未尽。8月,你再也按捺不住了。

你的好友说你很空。意思是你所倾心的与众不同,不问土地,不问收获。其实你还没有那么超脱,可是事实已一再证明你不合时宜,索性想开去,把自己放在外面,不纠缠于现实。不知什么缘故,你特喜欢“三星堆”的文物,尤其是那些面具式的头像;说不出的表情,看久了还有点怕怕的。又不知道怕什么。这些令人不安的是什么呢?是形状还是颜色?或者是形与色合着生出第三,就凝固在里面。你想到魅,一个鬼加一个未,不知老祖宗造字的时候是怎么想的,未是未知、未来还是未名?鬼是不是通神?所以历久弥新,无以言喻。

你的好友也很爱文学,但与你不同。如果可以把文学比作一种水果,他是只顾自己吃,不去种。至于那些为了世俗目的而写作的,他认为他们就是把文学当作谋食的工具。时下乱七八糟的“果子”充斥市场,就连他原先看好的几位作家也“一蟹不如一蟹”。于是,他品尝的热情不及以前了。

2004年,春节后,学校已经开学了,他来找你聊天。你一般不出门,双休日也像蜗牛,慢慢爬,第一稿你用手写,篇名还没想好。你以为,写作跟生孩子不一样,不必“未生团先起名”。

陶倜

先有篇名难免会有点刻意，你更喜欢莫名。平日里在单位讲普通话，在家也是。只有好友来了可以大讲一通闽南语。他又特别能侃，古今中外，引经据典。你喜欢他的风格——虚度年华而又毫无顾惜。他认为人生如同走进戏院，能上台的没几个，大多是观众。当观众更轻松，少看一出也无所谓，可以打瞌睡。

他说在××杂志上看到一篇报道，说科学家发现古代黄金的纯度跟当今冶炼出来的相差无几。可是古代的技术设备跟当今的不可同日而语。所以，很想解开这个迷。然后意外发现，古人把金矿砂拌进饲料喂鸡，随后是冲洗鸡屎，再把所得的金粉末拌进饲料，反复几次，最后把金粉末放进炉子一炼。你一笑，说不定“洗炼”就是从这里来的。好友说他想到文学创作，所谓厚积薄发正是如此。好的作家就是善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。当今写手多多，其实跟鸡差不多，吃了拉，拉了吃。

放暑假的时候，一个闷热的夜晚，好友无声无息地走了，没人知道他几时没的。或许在睡梦中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。你很茫然，那几个晚上难以入睡。你朋友原本就少，减去他等于减去一大半。事前他无病无痛，只是气色比平时差一点。

2005年，11月底，《倜陶》也杀青了。若是好友健在，你必让他先看看。你没有多少伤感，你记着他说的“洗炼”，《倜陶》改了17稿。你坚信，文学是日用而不知，无用之大用的。你用文字化出自己对人生的一个态度。也许，能让读者看出生命的本色，圆融毕竟是悟出来的。

四百年前，泉州出了一个李卓吾，他的《童心说》至今光芒四射。他批判以诗文为正宗和轻视小说、戏剧的传统观念，从唯物主义的文学发展观出发，肯定了小说和戏剧在文学中的重要地位。他的最后在狱中，理发时乘人不备夺刀自刎，不知是剃头刀不够锋利，还是他年迈无力，到了晚上才逝世。七十六岁的老

人，这般的狂狷是何等的桀骜！他留下《焚书》和《藏书》，在中国历史上也留下鲜明的足迹。你的写作有点前辈的意气，独抒性灵，不拘格套。佳处自不必言，疵处也是本色独造。你是作家或者写手并不重要，有文学相伴，是你的福气。艺术是梦以外的另一个世界，在这个世界里文学最博大精深，她像女人，像酒，又像梦。

《侗陶》大多无中生有。换言之，又是有无相生。事先你并没有想得那么周致，随性情使然。你认为，在转型社会时期，文学也会随时代的推移而不断发展、演变。你试着尽可能保留那些大家能读懂闽南话，但凡不会形成阅读障碍的就用下去。你想让她多点民间，也多点闽南色彩。《侗陶》写了一些男女关系。他们的种种跟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有所不同。这些不同首先是观念上的改变。有学者认为，中国目前正处于性革命阶段，这个阶段有三潮，就是试婚潮、离婚潮和情人潮。现有性观念呈现一种混乱、多元的状态。你以为，这些潮流源于较好的经济基础。面对滚滚而来的潮水，不迷失就必须有底线。人不能没有感恩和敬畏，就像人不能没有信仰。你深信，人类发展必然是愈来愈互相理解，男人和女人会愈来愈和谐。既然一个人无法单独享受做人的全部快乐；那么，只爱自己显然是个错误。你认为包容和依靠的关系不是几比几，二者如同车之两轮，鸟之两翼。

二〇〇五年十二月

阿菊又来找你了，有时上午来下午还来，好似跟你有说不完的话。你当然知道这其中的缘故，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，未尽的就再续。对于不再登门造访的人们你也绝无抱怨之意。他们原本是来找老蔡，况且多半是为公家的事情。然而，偶尔来一两位，沏茶之余你感到无话可说，不是希望自己没有过去，也不是以为往事不堪回首，只觉得自己还是被淡忘了合适。

阿菊说你老蔡去世的时候她流过眼泪，在夜深人静之时，睡不着，主要是想到你孤孤单单的一个人。不等你答话她又问师大的那个教授还有没有在追你。你问她听谁说的。她说左邻右舍都知道，而且认为你应该再找个人来做伴，现在的社会是开放的社会。看你不吱声她便以为小冬不支持。你说龚老师是小冬找的，小冬多方了解，种种情况耳熟能详。这龚老师也很执着，已经跟他表过态，很明确地。你不开门他也不生气，对着对讲门铃说了几句，然后在下面小花圃边上坐一会。有时是绕这幢楼转两三圈，再走路去金粼寺找十元。十元说她是为了你，每次龚老师一走她电话就到，先说新鲜的，比如龚老师头发理得很短，像鲁迅。衣服鞋子也比以前好，一进来先给观音菩萨鞠躬，走的时候再鞠躬，最后往香柜里投一百元。可是听她的口气一大学教授投一张俨然太少。龚老师升正教授一年多了，基本工资连月奖、津贴什么的三千多，年终奖不低于两万。跟深圳、上海比当然不算高，可在你们这里这个数目着实不一般。阿菊认为你这么将人拒之门外不大好。人家大老远跑来，诚意肯定有。又说她看到一次，觉得还可以，虽然瘦了点，但整个人还没有老态，中规中矩

的。你说就是软不软硬不硬，你不信他能这么坚持下去。阿菊问你不开门是不是怕他动粗鲁。你说应该不至于。她说有个外商送她女儿一根“电鸟子”（英文名字叫“维纳斯的盾牌”），样子像老式的手机，稍长一点，电力特足，可以放在挎包里，或者压在枕头底下，专等非礼之徒，如果正好电到那个部位，三个月以内都起不来。说完阿菊自己格格笑。然后介绍事情的经过，原来这个外商想跟市公安局合作，他办厂生产，公安局负责销售。局长认为不符合中国的国情，多数女同胞不会这么横。这里是男人的命门，比不得别的。扫黄打非固然重要，但也不是想打哪里就打哪里，得有个分寸。

阿菊问你到底嫌人家什么不好。你说也明知他人不错，就是不会想。还有一点，你说不出口，他那身材、脸色简直是老蔡的翻版。小冬把他的论著带来，你一次只能看三四页，那叫什么论著！既无新说又无己说。一点点东西扯来扯去，明明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，偏不，而且愈扯愈远，像在吹气球，外表上看体积很大，其实里面并没有什么东西。还有，你发现他的语体风格不一，有的章节不同，有的段落不同，全是自己写的怎么会这样！你认为个人的语言特征在各种文字活动中都会有所体现。比如句长和词长会以一定数量的语料为基础，字和词在文章中出现也有频率。小冬说近几年写论文出专著分三种境界：第一种，自己写一些抄一些。第二种，出钱请人代笔。第三种，是君子，动口不动手。还说，当今的学界已经步入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，谁也吓唬不了谁。你大概不知道，目前高校实行的是所谓的“量化”考核，上课上得再好也没有用，就看你有几篇论文，在哪一级的刊物发表。或者有什么专著，什么课题，得过什么奖项。至于这些论文和专著有没有学术价值根本就没人过问。你想龚老师教的是文学创作，他的论著抄了那么多“正确的”废话，平时上课恐怕

也好不到哪里去。难怪中文系出来的学生大多不爱搞创作，或许就是上课的时候被这些陈词滥调搞烦了。小冬说你对现在的大学生不了解，大学生最关心的是就业。不要说创作，即使是文学名著，也被认为是没有用的东西。老师倾心至重的是自己的论文和职称，“一要清闲，二要有钱。”上什么课教什么无关紧要，有个“工作量”就可以了。

阿菊问你知不知道龚老师去金仙寺干什么。当然知道，缺姑说的跟十元说的没有出入。十元是当家，当然是她接待，先上茶，然后请龚老师去你三姑的纪念室打坐。龚老师二话不说，实在坐不下去就要求十元给他一本什么看看。十元给他《金刚经》，他认真阅读，有时还念出声，用闽南语，念到中午肚子也饿了，就在金仙寺用斋，让他自己坐一角落。龚老师有时带点水果，说是给寂云和随月吃。大家当然不说什么，但认为龚老师比较小气，现在的水果又不贵。多买一些，让大家尝尝岂不是更好。寂云和随月都在上小学，没人说她们也不知道是龚老师送的。

阿菊又要说她家的事了，想说就说，免得憋在肚子里郁闷。你不打断她，有的上次听过了你还再听一遍。阿菊叹了一口气。不知为什么，这一声叹息听起来很像抒情诗前面的“啊——”。她老陈原本是副市长，七位副市长里面排倒数第二。以前他很顺，风雨无阻的顺。他家在农村，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他初中毕业。阿菊强调他小学在乡下念，初中就考上一中，这一中在当时是全省十大重点之一。没书念老陈回家务农，在生产队出工，起先当记工员。接着担任“政治夜校”辅导员。还有帮大队抄抄写写，抓阶级斗争，很快就当上民兵排长，专管四类分子。第二年老陈入党并升上民兵连长。然后被推荐去上大学，本地第一批“工农兵学员”，全公社就一个名额，说是“社来社去”。就是从人民公社来，上完大学再回到人民公社去。回来他就在公社

侑

陶

上班，当办公室主任，……真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。去年“五一”去剪彩，人家都是一刀两断，他手发抖，剪不断。换了一把还是剪不断。听说那幢楼下面有三口井，其中一口死了三个女人，一个是不小心，另两个是自己跳下去。盖楼的时候当然要填掉，包工头说填井之前他们意思了一下，烧香点烛，水果糕饼摆了好几样，就是没放鞭炮。这个不能怪他们，市政府两年前就严令禁止燃放烟花爆竹。那天剪彩总共五位，市级领导就老陈一个，其他的是局长、书记什么的。老陈站在正中，想必就是首当其冲。阿菊认为这三个女鬼恩将仇报，盖了新楼她们不就可以住进去，里面有空调，有彩电。老陈去剪彩就是等于给她们开门嘛。你怕阿菊一直往这方面想，说“邪不压正”。就从那天起，老陈整个人疲软，精气神全没了。上海、北京的大医院看了好几个，说是“帕金森”，有的说是综合型的，有的说跟遗传有关。这“帕金森”还分五个级别，老陈目前是二级，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，写字也是，越写越小。右手时不时的颤抖，头也一样，情不自禁地摇晃。本来只是头顶上无毛，人家说这样像列宁。现在连下面“U”字形的一溜也掉光了，眉毛也是，不翼而飞，变得像一颗马铃薯。又赶上市政府换届，副市长没了，改当什么“巡视员”，纯粹是“放屁安狗心”！不用上班了，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。但是，薪水上调一级，让他享受正厅级待遇。此话阿菊说了两遍。想必是为了说明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为了照顾老陈，她雇了一个保姆，全日制的。起先是考虑到他手发抖，什么汤水牛奶让保姆喂他喝。他手闲不住，往人家身上乱摸乱捏。保姆才三十出头、北方人，初中文化，提出抗议。阿菊自己也觉得理亏，甚至疑心老陈以前就有不三不四。然后马上采取措施，给保姆加工资，一个月增加五十元。请她不要说出去，也请她体谅一下，老陈现在是病人，他这个病头脑有时不正常。保姆不信，因为市政

府办公室还给他送文件，有的文件必须马上看，看完了还得在上面签名。阿菊说乡下人不懂得“政治待遇”。措施之二是不再一勺一勺地喂老陈了，凡是汤水、牛奶之类一律装进奶瓶，让他自己抱着吮，像大一点的婴儿那样。奶瓶的瓶颈系一根小绳子，挂在脖子上。

“现在什么东西都得自己买了。”阿菊几近自言自语。让她感到忿忿的是专门为反腐倡廉召开的“贤内助”座谈会居然没有通知她。以前多少收一点还能得奖，现在真真的是一尘不染倒是连出席的资格都没了！阿菊得过一回“贤内助”，奖品是一台微波炉，还上电视，她很高兴，也很引为自豪。现在她愈说愈气愤。你认为妇联理论联系实际，既然没有“敌人”来进攻，何须构筑“防线”，无的不放矢。你摆摆手，表示听饱了。来点音乐！《南屏晚钟》如何？你喜欢蔡琴，她的嗓音淳朴，有女性的温柔，有厚度，能把自己的认知表达出来，一种成熟而又不失清纯的凄美。阿菊听说一首两首还可以，听多了就觉得“没有什么意思”。你问她，到底什么才有意思，“现在什么都没意思。”她嘴唇别了一下。说看电视剧觉得里面很多东西是假的，假的有什么意思？可是没有电视看就更没有意思了。以前吧，盼着老陈能在家多待一会，两个说说话什么的。现在他天天在家，瞅着保姆看机会，保姆有时装着躲一下或者凶他一下，有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还有，他俩像在演小品，等饭菜烧好了老陈才说不吃。保姆就赶紧问他想吃什么，是“手擀面”，还是“面疙瘩”？要不油葱小面饼。她不放味精、鸡精，就用盐，老陈直说好吃，手也不发抖了。然后俩人看来看去。不知道阿菊为什么不用“眉来眼去”。但你认为阿菊得留点神，记得以前阿菊说过她老陈性很强。那保姆正当年，管她好不好看，年轻就是优势。阿菊说老陈洗澡的时候她自己来。可那种事毕竟防不胜防，她总得出门买菜办事，来

陶 倜

你这里，一扯就是两三个钟头。你无言以对，老陈高大魁梧，坐在主席台上尤为显得庄重。人当然是会变的，但好像也没有这么快的道理。

阿菊突然问你写的那些东西登出来了没有。你说已经投了三家大型文学双月刊都被退回来，里面夹一张打印的退稿信，就二三十个字，说稿子已看过，经研究决定不采用。篇名和下面的日期是手写的。你想自费出版，本地没有出版社，你托人去打听，北京的大出版社一个书号三万元，印两千本得一万六千元。封面可以自己设计，请人设计也要钱，最后是办理托运或邮寄，大约八百元。省级出版社的书号比较便宜，一个一万元。稿子得让责任编辑和常务副主编看看，印刷可以自找厂家，但价格相差无几，便宜一点的就是纸的质量比较差。此外，不论找那一级出版社都得签个合同，文责自负。阿菊说你写的那些事情年青人不爱看，而买书的群体年青人占绝大多数。所以印出来只有送熟人、朋友、亲戚什么的。你老蔡跳楼的事当时被传得沸沸扬扬，现在平静了，你却要出书，岂不是“六月屎、七月臭”！说这一句之前她先声明，让你听了不带生气的。这“六月屎、七月臭”恐怕是闽南语中最粗俗的一句，似乎只有泼妇对骂才使用，那本意是挖苦对方将陈年破事扯出来，除了贬低自己又让别人恶心。你当然不高兴，她并没有看过你的稿子，是你经不起她一问再问，才把那一段日子说个大概。她立马就想先看看。你说等出出来一定送她一本。你是怕她多嘴多舌，把稿子的内容当作饭后茶余的材料。你把以往的事与刚刚发生的联在一起写，像小说，也不是很像。那时小冬很关注，每次回家都要问问。屡遭退稿之余他就开始沉默了。他不会说等他什么时候有钱他怎么样。如果他想开口必然是先把钱放在桌上。可是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？！你母子俩就拿不出这两三万元。

阿菊呷了一口茶，她考虑什么往往比较注重结合实际。她娘家在乡下，跟老陈隔壁村，很近的。她初中毕业后当过代课教师、赤脚医生和公社广播站播音员。她原本是想嫁给公社的团委书记，已经谈了一年多，就在这时候，老陈出现了。老陈样样比团书记高出一截。阿菊马上掉头，团书记也甘拜下风。可是老陈在老家有一个“小芳”式的女友，时不时的来公社找他。不知阿菊采取什么措施，她没说，显然也不在乎你怎么猜测。只说那时候她很苗条，裤头一尺八。大概就是豁出去了！

“你小冬现在一个月多少钱？”

“连那些杂七杂八的加起来一千五。”小冬大学毕业就在省城一区政府上班，负责网站的技术工作。他的工作不是很忙，但脱不开身，即使有时间他也不会想去做点家教什么的，尽管他工资经常不够花。你想过把你现在住的房子卖掉去省城买一套新的。小冬不赞成，说他想为你找个伴是为了让你安度晚年，没有其他的意思。小喜不是嫌贫爱富的人，他俩也还没有到谈婚论嫁的时候。现在他有一个单间，区招待所那边有浴室，有食堂。再说了，凭什么认为他就没能力买房子！这一切才刚刚开始。你说还是平平淡淡的过一辈子好，为那么一点功名利禄去蝇营狗苟实在不值得。小冬就不吱声了。你知道，他不是那种只是说说而已的人。上大四的时候他经常在外面跑，毕业论文就花一百元，请同学代笔。不知道他怎么学的开车，驾驶证也有了。有一次，居然开一辆锃亮的“奔驰”回家。你说了他几句，万一出点什么事，拿什么赔人家。他不以为然，说他的那本驾驶证除了大客别的什么车都可以开。还说你有阴暗心理，老往最坏的方面想。

阿菊说她得走了。你说中华佛教网有一篇文章，叫《烦恼的产生与对治》，有时间看看。现在物质生活比过去好多了，为什么烦恼依然不减，这就说明有些问题用钱解决不了。笔者劝导众

陶 倜

生学佛，以戒、定、慧来对治贪、嗔、痴。阿菊说她现在上网只有一路，打麻将或者打扑克。你真的不知道这些有什么乐趣。她说并非真正喜欢这些，只不过是消磨时间。像现在这样活一年跟活一天没有什么区别。还说你老在家里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。你倒是想问问她，怎么活才可以一天算一天。

阿菊一走你就去开电脑，你一天上两三次，每次一个多钟头。你光顾最多的是佛教的经典和相关的论文，其次是文学作品和歌曲。你爱听老一点的名歌名曲，文学作品也喜欢老一点的。《失乐园》不老，你已经看了一遍，还想再看。这渡边淳一是个高手，能抓住读者。看《追忆似水年华》和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你断断续续，勉强自己看下去是相关的评论把它们夸得无以复加。有一位评论家认为《追忆似水年华》可以跟《战争与和平》比肩而立。你立刻就不爽，凭什么这么比！其实你也很佩服普鲁斯特的叙述，就这么自言自语，自言自语，没有什么故事情节他也能扯得有来有去。就真实性而言，他当然当之无愧，漫漫人生路，哪有那么多故事！《失乐园》就不一样，有一些情节令人迷茫。久木并不可爱，也不那么让人厌恶，或许这种典型最具普遍性。凜子爱好书法，得过一个书法比赛的鼓励奖。她的作品是在一平米左右的纸上写上四个字——慎始敬终。可是那个闻所未闻的结局对这四个字简直是个讽刺。久木说的“慎始乱终”是大实话，开始谨慎最终迷乱。事实上开始也就有一些迷乱，凜子才三十七岁，比她大十七岁的久木哪里是她的对手。三十几岁的女人对男青年来说还不算老，对五十几岁的男人恐怕是一道难题。久木又是搞文字工作的，体力想必有限。你现在阅读往往比较注意人物的年龄。那个横滨之夜，渡边淳一显得十分老道，选在凜子为父守灵的时候，穿一袭黑色府绸丧服来见久木。寥寥数语，就勾出一个野味弥足的场景。她“勉强”答应久木的要求，实事

上，她的到来就已经说明她也如饥似渴。你母亲去世的时候，老蔡已经有一部属于他个人专用的小车。你希望他能来两三天，而不是像平常那样就过一个晚上。老蔡比你估计的迟到三四个钟头，在他出现之前你有些生气。可是车子一到你的气就全没了。他们单位郑重其事，尾随而至的是一辆丰田车，专程从省城运来四个花圈和一个花篮，其中有一个是省委办公厅送的，在场所有的亲友都认为要把这个放在你母亲遗像的前面。不出一个钟头，市委办公室和区委办公室的人送花圈来了。在省厅同志面前市委和区委的同志显得十分谦逊。他们小坐一会就走了，临走一再表示有什么事请打电话。灵堂里有省、市、区三级的花圈和花篮让你觉得很有面子。老蔡的同事吃了饭到家里来看看，随之便打道回府。送走客人老蔡把门关上，你仿佛说了一句什么。事实上你早就想着，那里已经湿润。然后你让老蔡休息一下，晚上他这一档的大男人肯定要参加守灵。老蔡无言无语，软绵绵地躺着，好像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已经彻底地解决了。你稍稍洗洗就穿上衣服，不好意思待太久。走回娘家的路上你思想比较有点复杂。天亮之前，你接到电话就出发，没叫醒小冬。大家在这点上表现出惊人的一致，孩子白天要上学，念书比什么都重要。你赶到的时候母亲已经走了，但身上尚有余温，你哭得天昏地暗。接着给老蔡打电话，让他最少请假两天。他是主任（正处级），不可以说走就走。回到娘家，你没有再哭。只是默默地坐在地上为母亲烧一些纸钱。母亲盖着崭新的床单，从头到脚，昨天下午她还跟你说话。你觉得自己对不起母亲，身上那得到满足的感觉还在，软软又暖暖的。可是，如果不是这样又该如何呢？

门铃突然响起来。快中午了，谁呀？你过去对着对讲门铃。

“我是曾金城。”

你认得这个声音。也立即想起这个人。

“你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有事想请你帮忙。”他不大自然。

老蔡最后那一个月，事情比平常多，他老上司的儿子要结婚。他让秘书小林带你去曾金城家，你初选三只花瓶，尔后就买你最中意的那只“黄地粉彩开光山水象耳瓶”，老蔡让小林去办，钱只付了一小部分。这姓曾的名誉上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副总，实际上是靠倒腾古陶瓷和古字画发的家。记得老蔡答应帮他所在的公司参加泉山大学的工程投标，有没有帮上忙你不知道，买那只花瓶留下多大的尾巴你也不清楚。要推当然有理由，不是你经手，老蔡也没有再提起，似乎你不知道底细更好。你心里虚虚的，若是向你要钱你哪有！那只花瓶开价好像三十几万。你摁了开门键，随即连楼上的两重门都打开。曾金城还那么坚挺，右手提着一只很气派的纸提袋。你不说什么就沏茶，幸亏阿菊刚刚送你一盒“铁观音”，不然家里真的是没有好一点的茶叶。他脸上没有债主的神色，西装领带皮鞋一丝不苟。

“蔡书记出事的时候我来过，你不在。后来怕引起误会就没来。”他不像在说假话。

“你有什么事？”你瞥了他一眼，觉得他不那么自信。

“我今天来是出于无奈，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。”

“你慢慢说。”你想不出他为什么一开始就用普通话，他闽南腔很重，完全是上不了台面的那种。

“我前妻的事你知道吧？晚报上报过的。”

“不知道。”自从恢复上网你就把晚报停掉。本地晚报网上也有，但你少问津。

“她跟我离婚以后就跟那个人结婚，那个人以前是我的司机。后来他们经常吵架，再后来就分居了。今年四月二十三号那个人又来，估计是向我前妻要钱，我前妻不给，可能还骂他。他就把